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快心編傳奇初集 第二回 凌駕山訂誓花園 丁孟明存心書室

詩曰： 朋情淺薄烈於今，管鮑知交未可尋。  
利僅錙銖猶見奪，患無補救且相侵。  
但憑酒食誇豪舉，那解金蘭愜素心。  
古誼不辭如水淡，千秋意氣自深沉。

話說石珮珩算計已定，安心睡去。三更時分，夢見一個白鬚老者，同父親來至床前，說道：「一念才起，鬼神即知。你欲報親仇，感動上帝，郝龍惡貫滿盈，正當顯戮，故假手於汝。明日郝龍死期已至，我自然助汝成功。」珮珩正下床拜謝，又見父親吩咐道：「你若報了冤仇，即須離此遠去，一到南直揚州，自有遭際。前程遠大，保重方可。」言訖，一陣冷風，倏然不見。珮珩哭醒轉來，渾身猶驚顫不定。因把夢中言語牢記在心。巴到天明，起身梳洗飽餐，即到父母墳前禱告道：「父母神靈不遠，夢中所說，必求神明相助。若得殺卻那廝，依言遠去，春秋祭掃，便至無人。待孩兒掙得好日回鄉，重整舊業，修葺墳塋，以贖前罪。望在天暗佑，扶子成人。」言罷，放聲大哭。

哭畢歸家，換去孝服，到王家稱足屋價，交還了屋，辭別了鄰里，只說往城中去住。把零星傢伙及破舊衣服、平昔演習弓箭等項，一總寄頓堂兄家中。止帶了隨身行李，將存餘銀兩藏好，將利刃一把也貼身藏下，又將一玉鎖兒係好——這玉鎖還是幼時父母恐他難得長養，與他掛在項上的；琢得精巧絕倫，鏤著雙魚戲水，暖潤滑澤，煞是一方寶玉，故不忍捐棄。當下裝束停當，便到城中來。

因恐天晚，便不到施仁甫家盤桓。一直進城，到郝家左近走一會，隨轉入小巷，到他後門首。只見高牆插天，雙扉緊閉，暗想一個計較：恐有人來撞見生疑，便走過後門去。不上一箭之地，只見側裡又有一條小巷，便信步轉入。將到盡處，只見道旁有一所古廟，簷下有一匾額，墨漆剝落，字跡難考。乃走進廟中，只見陰風慘慘，冷氣衝衝，神像被塵埃蒙蔽，桌案俱損壞不堪，料是無人所居，以致如此。但不知是何鬼神。回頭卻見靠簷石碑子立，便將神櫃上灰塵拂去，放了行李，然後拂去碑上輕塵，細細觀看，乃知是唐朝李勣廟。因他破突厥有功，土人思其德澤，故立廟祭祀，知此地原是並州。李世勣曾為並州都督，突厥畏威，不敢南下。因思：「李世勣十二三歲作無賴賊，二十餘歲投太宗做元帥，東征西戰，助太宗得有天下，如今享榮名千載，昔日被恩寵一時。我今數逢陽九，狼狽如斯，對古賢豪，於心有愧。」便伏地頓首，禱告神靈虛空佑護。乃將報仇始末默訴一番，懇祈神明賜一機會。

拜罷，靠著廟門呆立。心下打算：「倘有人來問時，只說是因無盤費，借此廟中過夜。……」尚未打算得了，忽見有人走過去，回頭看看，卻不做聲，珮珩心下反驚跳不定。又立半晌，只見天色漸漸昏黃，不辨物色，便將行李藏在神櫥內，走出廟門。到小巷轉彎處，只見一人挑著擔，手裡打著鑼，擔裡點著燈，一路過去。珮珩曉得是賣棗糕熟食的，讓他過去，便走到郝家後門首來。剛剛走到，只見後門開了，一個小廝跑出，喊叫：「賣糕的走來！」叫了幾聲，那人因自己鑼聲混雜，不聽見，只顧走去。這小廝罵道：「死囚撞的，耳聾了？」便飛也似追去。珮珩見他去了，門裡不見有人，心下大喜，暗想道：「這是天賜機緣，神明果不欺人！」便不暇審度，望門裡溜將進去。黑魃魃地，東西亂摸，摸著了堆的大缸，一直套上去，不知多少；再摸缸那邊，乃是牆，卻喜有些罅隙，便挨進去躲著。

身才定，只聽得有人腳步響，一路喃喃的道：「小猴子只顧貪嘴，就把門開了去，待我掩上了，耍他一耍。」聽他一路走到後門邊，把門關上。少刻，只聽得門外一片聲敲著，叫道：「王伯伯，我曉得是你，開了我，我分東西你吃。」裡邊的人只不做聲。外邊的人叫了許久，便把門亂推。只聽得一聲響，外邊的人跌將進來，裡邊的拍手大笑。那小廝便罵道：「老狗養的，耍我好跌！跌痛了腿，看我把你腿也敲折了才罷。」那人也罵道：「小狗才，不知世事！這時候還熬不得饑，開了門就去。我是管門的，設使有歹人乘空進來，弄出歹事，不是我的干係麼！我來關門，你倒罵我，我老人家是你罵的？且同你去見老爺，看怎麼樣。」小廝道：「就是老爺也不難為我，難道你該耍我跌的？」那人道：「你說老爺寵用了你，便身分大了；難道你該這時候還嘴饞，門戶都不管的？」兩個正在暗地裡廝鬧，只見又有一人，提著燈從裡面出來，道：「你兩個為什麼相嚷？有話好說。」兩人都向他訴說一番。那人道：「小兄弟，你不該這時還買東西吃，不顧門戶；王哥，你也不該耍他，兩人都有些不是。不要嚷了，討弟兄們得知，不好意思。」便扯著小廝去道：「王哥，不要氣他，上個燈兒睡覺罷。」姓王的道：「有恁的氣！他孩子家不知個世事，我做老人家的只索認他！」說罷，關了後門，也自去了。移時復攜著燈來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好沒來由，受這小賊凶鳥氣！方才見他跌掉了買的東西，不知何物，待我去看。」笑道：「原來是糖煮肉。」聽他一邊拾，一邊吃，又笑道：「這小猴子，卻不捨肉去，留與老子受用。」吃完了，才攜著燈去。

這時石珮珩躲在缸背後，先聽他兩人廝鬧，又見有人攜著燈來，擔驚不小，屏氣斂息，緊緊伏著；又見姓王的拿火來拾肉，懷著鬼胎，捏著冷汗，只好心裡轉念，暗祝神明護佑，卻喜總不照看，方才放心。乃想道：「我適才到他後門首來，不過察看動靜，原打算到夜深掘牆進去。怎恰恰便遇這小廝開門，湊著機會。又兩番拿火來，並不照看。豈非天地神明暗中保佑，祖先父母陰力扶持！」因而打點精神，靜心等候。聽得樵樓二鼓將闌，又聽得隔壁有人軒呼大作，便走出缸外，望裡邊摸將進去。

摸過兩重門，都沒有關，轉了個彎，便有天光射來，見是一帶小軒。走進軒中，再轉過屏門，卻是一條短街，衙門緊緊閉著，便依舊走出軒外。見庭心裡牆邊靠著一條梯子，乃上梯四下探望。此時十月上旬，月色雖無，星光卻亮，見牆那邊也是一個明堂，前面有一帶高樓遮住；靠東北裡，像是三間正屋，側裡有幾間小屋。想那高樓之下，必是他深密之地，臥房自然在內。便跨在牆上，把梯提將過去，靠好，慢慢走下。不料一腳踏去，踏著了一根竹竿，竿頭打著階沿，響一聲。只聽得小屋裡有人打嗽道：「什麼響？」又聽得一人是夢醒聲音道：「想是側門沒有關，外邊狗來走動。」珮珩驚上一身冷汗，不敢前進。立了半晌，聽得小屋裡鼻息大盛，乃走到正屋簷下，撥開扇榻，走進屋中。見左手裡有亮光射來，乃是一帶迴廊。轉南向西，定睛打一看時，卻是樓下的院子裡，見是一帶約有五七間大樓，樓側又是幾間平屋。只聽得有人在那平屋裡說話響，便躡過去，伏在窗外細聽。

只見說道：「老狗才忒也性急，他的妻子也死得奇，這且莫管他。但是這幾石米，本利便該若干，怎麼上緊去討？」珮珩曉得就是郝龍，暗暗歡喜。又聽得婦人聲音道：「他有兒子屋宇，著他兒子身上追補便了；不然竟叫家人下鄉去，住他的房子，種他的租田，把他的兒子叫進來使喚，有何難事。」郝龍道：「院君高見，正該如此。」珮珩聽得此說，恨不得就殺進去，又恐事敗，只得忍住。乃取出利刃，暗祝道：「今夜全靠著你，萬望相助。」便坐在沿石上守候。耳朵裡聽他夫婦兩個你商我量，此贊彼和，說來的話都是傷天害理，刻薄任性，好難入耳。心窩裡又等得不耐煩，又被那霜露侵肌，寒風刺骨，想著父母，不勝傷感。

半夜有餘，方聽得房中連打呵欠，知他疲倦將睡；再停半晌，乃有軒呼之聲。便撥開窗櫺，聽他鼻息，摸至床前，揭開幃幔，輕輕摸上床去。早摸著了一嘴鬚鬚，便切齒舉刀，依著下頰，狠命按下。只聽得他腳撲撲的動，頸裡呼呼血響，知道性命結局。抽出刀來要走，心下轉念：「方才他妻子對丈夫說的話，句句刻薄，有傷天理，真是同惡相助，怎好留這潑婦貽害他人？不如一發殺卻，圖個乾淨！」因摸著婦人的頭，正向項下刺去。只見婦人被丈夫身屍震動，將已驚醒，似有呼喚之聲，珮珩急把刀用力一勒，聽得婦人手腳十分亂動，噴血聲息，湧流不止，曉得也是了帳。心驚神駭，惟恐有丫鬟侍妾們驚聞醒覺，把刀便撇在床上，走出房外。原從舊路復到牆邊，上了梯，依舊提過，輕輕走下。進了小軒，摸至後門首，拔開門門，聳身走出。卻如鬼門關上走了一遭，渾身大汗淋漓。

才得神魂安定，然後搓摩兩手，不見血腥，摸遍衣襟兩袖，總無濕處。走進廟門，先對著暗處磕了四個頭，謝了神明；又向神廚內摸著行李，不敢打盹，做一堆兒蹲著，遠遠聽得城樓上咚咚鼓響，才打四更。心上轉念：「我進去出來好些時候，才得四鼓。若要天明，也還睡得一覺。」疲倦的人打算要睡，頃刻便睡著了。

朦朧之中，夢見眾多軍校擁著一堆，打一看時，像是一所大殿，階下武士排列兩旁。聽得殿上傳呼：「請石生上殿。」便有一軍官模樣向珮珩致恭傳話。珮珩恍惚隨他走上階級，到得殿裡，抬頭見上面坐著一位，襟頭紫袍，神光凜凜。珮珩便下拜。只見神明離坐相接，說道：「石生，你孝心真切，感動上天，故我前夜差勸善司同你父親，夢中吩咐，今夜又差果報司相助。郝家還有一件公案未結，已將他家門戶差鬼卒前去依舊關閉。你祖世行善，並無罪孽。三曹會勘，積累功德，萃汝一身，當顯耀先人，揚名後世，前程非小。再六十年便得相會。天已明瞭，可速去罷。」珮珩一一聽受。正要問神將是何名號，忽然殿宇人物一總不見，遲疑間，大水汪洋，洶湧而至。

驚醒轉來，只見門外天色微明。便起身整頓衣服，想夢中所見必是李公。又想神明如此待我，或者我後來能夠發達也不可知。心下亦覺自喜，因復向神明拜謝。拜畢，背上行李，依舊走出小巷。到郝家後門首經過，果見門是關的。心下盤桓道：「有甚未完公案？且在此處停兩日，看他家有甚事故，便知端的。」又想：「是非之際，存繫不便，且離卻此地，再行斟酌。」一徑走到城門邊，卻好城門已開，走出城外。正是：

必須豪傑能成事，瞻顧偷安不足論。

多少受冤身死後，不聞報復有兒孫。

擱過一邊。且說郝龍夫婦每日清晨必令丫鬟煎兩盞人參湯，先在床上吃了，然後下床。這日丫鬟們煎了湯來，送到床前，道：「請老爺奶奶用湯。」說了，不見答應。這丫鬟心道：「想是還睡著。」肚裡是這等轉念，鼻邊只聞得陣陣血腥，臭不可當。這丫鬟想道：「卻也作怪！房中日夜薰香，這個血腥臭卻是哪裡臭來？」再細嗅何方出臭？卻是床上發出，便悄悄地揭開帳幔偷瞧。不看猶可，一看時，大驚不小，把湯碗撇在地板上，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！老爺與奶奶殺死了！」急忙報知大相公與二相公。

兩個兒子聞報，唬得魂不附體，星飛趕來。但見血凝滿床，兩屍頸骨俱斷，止有腦後皮肉連牽；快刀一把放在床上。放聲大哭，合家鬧個沸反。大兒子郝韜道：「這事甚是奇怪！難道夜裡有賊，並無一人知覺？又且門戶不開。好難明白。」遂報知各官。

知縣聞此異事，一向與郝龍有交，便到郝家來相驗；理刑廳也與郝龍往來，得了報呈，也打轎到郝家來看，似有關切情景，以事後索謝。知縣與郝韜兄弟接著，同進房看驗過，到中堂坐下。理刑開口道：「這事看來決非外人，必是家人所害。」知縣道：「老大人所見不差。方才卑職正想：門戶不開，又無人知覺，若非家人，決無外賊。」理刑便吩咐皂快，將住在宅內的家人，不分老幼婢僕，一齊捉到。逐一錄過口詞，俱推不知。理刑又問：「夜來可曾有些響動？」眾人皆道：「狗也不咬，並無響動。」理刑道：「今早起來門戶如何？」看門的道：「前後門闔，堂中扇窗俱是關閉的。」理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主人主母何人所害？」眾人俱磕頭道：「這個還求老爺詳察，小的們委實不知。」理刑把案桌一拍，道：「不動刑罰，不得真情！」叫皂隸用刑。皂隸吆喝一聲，齊上廳將眾人拖翻在庭心裡。婦女盡皆拶指，男子盡用夾棍，甚至小書僮也少不得一人一著腳，套在夾棍裡。一時沒得許多刑具，輪番訊問。婦女們小孩子哭聲大振，滿庭心裡都是被拶被夾之人，損膚傷骨，叫枉號冤。

內中有一頭目家人，姓羅，名利，每每唆動主人，坑害這家算計那家，合著主人心性，甚是寵用；眾家人俱側目相視，奉他就像主人一般。因此眾人俱恨他專權，久欲將他排陷。今日勢已至此，俱說道：「小的們俱非親近主人的，連主人房裡也從未到，實不知情。只求把羅利嚴審，他是個貼身重用的；況且他素有不足主人之意。」理刑見眾人一時異口同音，其中必有原故，叫：「且把眾人放了，單把羅利推來。」羅利被夾得七死八活，哭辯道：「眾人都是胡說，老爺休信是真。若小的欲謀害主人，尚有大相公等，也無濟我事。」理刑大笑，對著知縣道：「貴縣，你聽這一句，便見他真情了。」乃拍案大喝道：「還敢胡賴！主人帳目盡托與你，你今害了主人，便好把帳目塗抹改移，作姦造弊。豈不是你，還推何人？」喝令皂隸著實用刑。羅利被一夾不罷，兩夾不休，憑你鐵漢，也熬不起，真是問官成心注射，旁人又一力羅織，不怕你不招承，只得招了：「不合謀害主人，欲圖財物。」理刑錄了口供，便將羅利合家發監禁候，與知縣俱回衙去。隨即具文申詳上司，又復經審訊數番，必合了原供才罷，轉申達部。

郝韜把父母殯葬了訖，重謝了理刑、知縣兩官。是時合邑百姓沸沸揚揚，盡皆傳說郝龍夫妻為惡太甚，被羅利殺害；羅利又難逃天網，問成死罪。聞者無論受害與不受害，皆歡呼載道，共稱報應無差。

文書到部，不一日轉將下來：「羅利謀殺家主、主母二命，世所希聞，立著凌遲處死，妻子發邊遠充軍。」知縣得了文書，便將羅利上了木驢，推出鬧市，哄動了合城百姓，都來觀看，人人稱快。正是：

鑽營刻薄傷天理，積下錢財是禍基。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卻說石珮珩逃出太原地方，走到武鄉縣界，已行了兩程多路，便要往河南進發。卻遇了連日西北大風，飛雪滿天，下了兩三日不止。大道上人影俱無，雪深數尺，低窪回風之處，竟有丈幾尺，淺深不等，如何行走？又為夢中神明所說，郝家尚有一件公案未結，不知有何事故？「我報仇之事，並未絲毫洩漏，料無牽涉之虞；且此地離本鄉已遠，便在此住下，打聽郝家有恁公案，也好放下了心。況且如此大雪，天氣嚴寒，且待來春和暖，再行未遲。」便在一個飯店住下。

朝餐暮宿，不覺住了十多天，才得晴朗。不上兩三天，又復下雪。過路行客真個裹足不前，除非緊急公差，才肯衝寒冒雪，若可以緩得個公文，亦俱不走了。這些村莊上人民，家家閉戶潛蹤。雖是北方風氣，常有這般天時，人為慣曾經歷，也俱預為防備。然貧窮孤苦的，無衣無食，盡教凍餓而死，亦難枚舉。珮珩是有心世道的人，目擊慘傷，愛莫能助。又念自己一家慘遭奇禍，如今伶仃一身，離鄉背井，雖父魂夢中吩咐說，到南直揚州自有好處，但此去揚州頗遠，豈能一步便到？輾轉憂思，暗中滴淚。正是：

雙親繼歿一身單，況復流離行路難。

苦到盡頭惟怨命，偷將血淚暗中彈。

珮珩住在武鄉，看看過了殘年，已到新春時候。不特郝家的信息無從打探，卻將盤纏銀兩將次用完，心下十分焦急。思量要尋項生意做，又無本錢。虧得在地方住久了，有人識認，便說合到一個開粉面磨坊人家去做傭工，講定了四兩一年。只得去替他挑水掃磨，不辭勞苦。主人見了，亦自歡喜。

日往月來，已到夏天時候。一日上午，在對街空地上曬麥，只見有一個公差在隔壁飯店裡吃涼漿飯，吃完了，便立過街來，在樹蔭底下納涼，看著珮珩翻麥。見又有一個公差過，也下馬打尖，便與那廝廝叫，相見敘話。珮珩聽他聲音，都是省城裡人，聽得後來的道：「我出門許久，縣裡可有什麼事？」前來的道：「也沒有什麼事。」後來的道：「你今要往哪裡去？」前來的道：「總是晦氣，我的事差著便費力。去年郝家謀殺主人的事，為他賠掉了盤纏；今日又差著一件盜情事，要去澤州提人。」後來的道：

「我便要問那謀殺主人的事，那兇犯奴才審實了麼？」前來的道：「那奴才怎不審實，前日子已是副掉了。」後來的道：「天理，天理！好報應！我曾借他一兩銀子，便盤折了我五兩多銀子去，受得他好累。」珮珩聽了，心下騰的一跳，便立近來問道：「老爹，省下哪個郝家謀殺主人？」前來的看了一看道：「小伙兒，你也是省下住？」珮珩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道：「省下的有名財主郝龍家裡，有個家人羅利，去年冬裡殺了主人主母兩命，謀了許多財物，當被官府捉獲，審實報部，前日部文下了副的。你要問他怎麼？」珮珩道：「好天理！我家也為借了他的東西，把我一家人逼死了兩個，今日都報應了。」那兩人笑道：「你也是受他累的，大家都是會中人。」說罷便去。珮珩心下好生歡喜：「原來那宗公案卻歸結到羅利身上，真是天要滅他，假手於我，神明靈顯，報應無差。」正是：

奸凶主僕俱該殺，天道無疏巧用謀。

不比世間冤枉事，張公帽戴李公頭。

珮珩既得知了這個消息，把向來鬼胎一總放下，便欲前往揚州，又為傭工未滿，工錢未付，只得照舊傭作。這磨坊主人見這個後生有氣力，不懶惰，十分得意，定要長遠用他。那曉得珮珩心中有父親托夢南直揚州遭際的話，豈肯常在此處，做這等庸賤事業？不覺光陰似箭，又經過了新春，滿了一年，稱了工錢，可以做得路費，堅於要別。主人家苦留不住，只得由他。珮珩惟恐盤纏不夠，晝夜趨行。

走了十多日，已到河南省商丘縣地方。不料那方疫癘大作，珮珩冒熱急行，染了時氣，在飯店裡病將起來。虧得飯店主人夫妻也還賢達，留心看覷。直至秋後，方才平愈。計算飯錢宿錢，把銀兩抵償不夠，便將鋪陳行李一總准折，方才算清。珮珩亦念他病中看覷之德，並不抱怨，欲要再僱與人家，那方因疫癘之後，田地拋荒，生業蕭條，本地人尚且無處存身，外方面生之人誰來管顧？行住皆難，只得沿途求乞。初先還自念：「我一個男兒漢，便無以謀生，到討飯田地！」心中不忍，酸淚常流。無奈饑寒逼人，若不求乞，豈不餓死？見了村童牧豎在那邊吃飯，也只得伸手向前，卑詞哀告，受這些無知小子大聲叱罵，何敢回言。真是衣食兩般，竟是殺英雄的劊子手。

莫將臭穢視錢財，人若無伊做不來。  
兇暴富饒猶足羨，善良貧困有誰哀？  
多金蘇相親情服，逃債周王主勢灰。  
焉肯澤流蘇酒耐，且言窮達命中該。

珮珩在路求乞，又因貧病相連，疲憊不能趨路，又過了一個年頭，方到揚州地方。思量父親夢中所說：「我若還有衣冠體面，或有人來提掇，亦未可知；我今已是乞丐下流，誰肯難中識拔？」想到此處不知弔了若干眼淚。又想夢中神明顯示，件件不差，父母英靈自然不誤。便在揚州城裡，今日也走，明日也走。一日走到大街上，一家虎坐門樓，門內立一個美少年，是一位公子模樣，一眼瞧定珮珩，珮珩見他看得詫異，便迎上階沿，扯著破袍袖，深深一揖，道：「難中無以度日，欲求相公一飯！」少年便道：「看你模樣，原不是個乞丐，何故如此？」珮珩歎口氣道：「一腔苦恨，難以細述，只求一飯足矣，說他也無用處。」那少年見說話蹊蹺，料非常人行徑，便道：「你隨我進來，與飯你吃。」

石珮珩便跟他進去，轉過大廳，到書室中，少年叫坐下。珮珩道：「我是乞丐下流，相公是名門貴介，怎敢放肆？」少年道：「這個何妨。我看你骨氣軒昂，不是落魄之相，只是緣何如此？必有原故。你且坐下，慢慢細講。」石珮珩見他這般不拘形跡，也就坐下，道：「我也有些節概，豈肯含羞忍恥，做這等乞丐生涯？只因受了奇冤，流離到此。」少年道：「你受了何等奇冤？試說我聽。」珮珩道：「我看相公是個好人，料說也無妨。」便把自己家鄉名姓，被害始末，及報仇逃命至此，略說一遍，言畢淚如雨下。那少年大驚道：「不料兄有如此作用，真英雄氣概，世所罕有！」便走下一揖，道：「因兄能報親仇，使我不勝敬重。」石珮珩還禮不迭，乃道：「蒙相公如此垂愛，敢問尊姓大名？」少年道：「小弟姓凌，名六鼈，字駕山；先父曾作宦浙中。某因椿萱早世，遵先父遺言，謹守舊業，上年僥倖進學。自恨孤陋寡聞，久欲覓一英豪知己。今遇仁兄，遂我平生之願，實快事也！」遂叫書僮取自己衣服出來，與珮珩換了，遜其上坐。茶畢，遂吩咐安排酒飯。

少頃，小廝捧出酒來，二人相讓坐定。飲酒間，珮珩議論出人頭地，意氣自若，駕山不勝歡喜。飲至日黑，珮珩道：「今日得蒙相公高誼，不以我為下賤，置我高坐，賜以酒食衣服。但只是我家鄉既隔，舉目無親，今日之遇實出望外，酒已多飲，就此拜辭。」遂起身告別。駕山道：「吾兄方才言家鄉既隔，莫不是在寓住下，還是欲往何處！」珮珩長歎一聲，道：「冷廟茅簷，這都是丐者安身之所。」駕山艷然道：「難道吾兄就欺我救不得朋友？今夜就在寒舍下榻，弟還有話說。」珮珩見他一片俠腸，便不瑣瑣再請，復身坐下。到酒闌更靜，便送在書房安宿。

駕山乃與魏義商議道：「此子骨氣不凡，目下雖處境不佳，相貌原不同群俗；且他談吐風生，學問亦不弱我。欲留他久住，作個伴兒讀書也好。你有些識人眼力，不知可否？」魏義道：「我見他舉動談吐，近於豪俠，留之極妙。但恐是他一時矯作，還要留心看他。且住下三五天，自然知他真偽，然後去留，隨相公做主。」駕山點頭道「是。」

明日珮珩早起，駕山亦往書房。吃過早膳，又把家世年庚彼此細問。閒話中間弔古攀今，兩人議論無不相合。住了數日，駕山已細察性情舉動，知是端人，心下大喜。一日，對珮珩說道：「小園風景大佳，欲邀兄一步。」珮珩道：「極妙。」駕山便在前引路，轉彎抹角，走入園中。時二月初旬，日暖風和，杏花開放，有《蝶戀花》一詞為證：

庭院梅殘風漸暖，杏蕊開時，已近清明宴。冰綃剪剪枝頭片，胭脂淡染疑人面。蜂蝶多情先已覘，十里長堤，一色紅無間。花裡翩躚雙燕剪，玉樓春醉佳人倦。

二人閒玩一回，走到花亭坐下。只見小廝捧出酒餚，便在亭內桌上擺下。駕山道：「春光易歇，莫教虛度。知兄酒量頗佳，願傾一斗。」珮珩笑道：「相公以高陽鄙夫，徒能嗜酒耶？」駕山亦笑，便入席坐定。酒至數巡，駕山舉杯道：「小弟今日欲效桃園高義，吾兄以為何如？」珮珩道：「前日邂逅相遇，蒙相公厚意，提挈孤窮，雖鏤骨銘心，難盡大德。相公今日之舉，我已預料於一會之初。況冥冥之中，先有定算，不敢強辭。只是效桃園故事，賤庚稍長，怎好遽作玄德？」駕山道：「冥冥之中，有何定算？」珮珩乃將報仇之夜夢白鬚老者，乃父親陰魂吩咐的話，盡述一遍。駕山大喜，道：「人生遇合，自有天緣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！」遂令小廝擺下香案，駕山已做就祝文，珮珩僉了花押，二人對天八拜，設誓焚祝，結成刎頸之交。正是：

一身寥落天涯外，萍水交歡意氣中。  
誼結金蘭非面友，英雄自古識英雄。

二人既已結為兄弟，於是食則共桌，寢則同榻，竟如嫡親兄弟。駕山又令奴僕們總來見過。一日，凌駕山愁眉不展，面帶憂容。珮珩問道：「今日賢弟為何有不豫之色？」駕山道：「先祖在福建建寧寧任日，就把家姑嫁在那邊吳探花家為媳，前父在紹興，與那邊頗近，時常音問相通。家姑嘗對家人說，若改任他處，亦須常將信來。不幸前年先父一變，又不曾有訃音遠去，已後竟絕音耗。近聞得那方流賊作亂，不知他家如何？要差人去問候，苦無其人，是以不樂。」石珮珩道：「這也何難？我承賢弟提拔，救我塗炭，賢弟親戚，與我一般，願替走一遭。」駕山喜道：「若得長兄去，極是妥事。只是路途迢遠，須得一人同行方好。」石珮珩道：「我從山西至此，嚴寒盛暑，崎嶇險阻，尚且行過；何況此地風日晴和，山川平易，怕甚麼迢遠！只消一頭牲口，帶件器械，以備不測，要人何用。不是愚兄誇口，縱有晨昏倉卒，我一人足以當之。若有家信，即便寫下，明日便去。」駕山大喜，遂寫下家信一封。隔了一日，取出盤費衣囊掛刀，後槽牽出一匹好馬，囑付珮珩：「路上小心，晨昏保重。」珮珩藏了書信，係好掛刀，收拾行李，備好馬匹，一路出城。駕山又備酒在郊外餞行。珮珩吃了幾杯，翻然就道。駕山直望到看不見珮珩的影兒，方才入城歸家。正是：

俠骨原從天賦成，不辭跋涉為君行。  
相知豈是尋常事，磊落人多慷慨情。

不表珮珩南去。且說駕山餞別珮珩歸家，暗羨：「石兄果是英雄氣概；方才見他一騎如飛，飄然長往，並無半點兒女情態，真足令人傾慕。」明日起身，不得珮珩盤桓，便覺寂寞。飯後，忽然眼跳肉顫，精神不振，心下暗道：「今日何故如此昏倦？且出門去，瀟灑片刻。」便換了衣服，去看張玉飛。一徑來到張家，步入中堂，問了一聲，家人出來回道：「半月前便往南京探親去了，還有多日方回。」駕山道：「我總不知他出門，怪不道多時不會。」走出張家，便想道：「此去丁孟明家不遠，不如去看他罷，也不枉了出來之興。」遂一直到了丁家門首。原是相知，管門人不消通報，一徑走進他的書房。卻不見有人在內，想道：「人不在這邊，為何開著角門？」回頭卻見書案上有一封字，一半壓在硯兒底下，駕山無意中取出，展開一看，但見上寫著道：

犬馬賴錄具稟：近日江中過客甚少，無處生發。止收得一名才士巫仙，智謀過人，停日上來拜見。先聚得銀子五千兩，乞相公驗收。

駕山看了大驚，想道：「原來丁孟明如此作為！魏義所說不假。」正轉念未了，只見丁孟明手拿水注進來。原來丁孟明去添硯水，一時無小廝在旁，並不曾關上角門。今見駕山看了這一封私書，雖然拱一拱手，心下好難過意，反笑道：「無人在此，吾兄卻是作賊。」凌駕山接口道：「小弟不是作賊，倒是吾兄為盜。」孟明漲紅了臉，道：「作什麼盜？」把書夾手奪去，連道：「混帳，混帳。」駕山見如此光景，頗覺沒趣，也就說些別話。小廝拿茶來吃，吃了幾杯茶，又講了一會，方辭別歸家。悶悶不樂，再三躊躇。拍案道：「我凌駕山好不知事！他這一封私書豈是與外人見得的？今卻被我多事取看，他必然設計暗算，我又不合說他『吾兄倒是為盜』，在我無意間不曾斟酌，順口說出；在他聽了，道我有心，愈發要恨了，這事怎處？」一夜不得安睡。明日起身，說與魏義，魏義道：「此事大不妙。然不可向人說，便道揚他過惡。今業已如此，且隱忍不言，防他有恁算計。」因此駕山心上著實懊悔，絕不出門。

且說丁孟明有一個書僮，姓柳，小名叫做湘煙，其父原是宣鎮人，寄居京師，做個小經紀，生下湘煙時，其父母便犯時症同日身故。是時疫癘大作，容易纏惹，人俱畏避，不敢上門，聽他死活。隔壁一家是一個老寡婦，並無男女，其夫也姓柳；他見這邊柳家夫婦同亡，止存一個小兒。無人看顧，料也是死，只是他一家便絕後嗣了。心裡雖是這等憐念，爭奈怕惹瘟疫，只好嗟歎而已。那知過了兩日，還是活的，猶聞小兒哭聲。這寡婦便道：「奇怪，怎麼兩日小兒還沒有死？常聞得人說：『大難不死，必有厚福。』我拚了這條老性命去救他。況且我又無兒女，倘得養大成，也好算個後代。」便走過來。只聞得臭氣薰天，忙把袖子掩了鼻孔，到屍邊抱了孩子回家。心下想道：「方才見他夫妻屍骸暴露，躺在一堆，設使爛爛起來，那時怎麼收拾？我既行好事，何不將他屍骸也盛殮了。」便取出銀子，買了兩口棺木，叫團頭殮殮。鄰舍見柳寡婦做此陰德，俱來說道：「親娘，難得你這好心，不然，他三口兒怎得結局！但此住宅不利，不如拆了，屋料都是親娘拿去，不然那屋也無人來住。」寡婦便依著眾人說話，便把兩間房子拆去，做了荒場，便把兩棺葬在荒場上。心下又想道：「我正少一塊地兒種些蔬菜，今有了這個空地，何不去趁早開墾。」便拿了鋤子，日逐去鋤。一日鋤到牆邊，一聲響，把鋤子跳將起來，暗念道：「作怪，打著了恁的東西？」便四邊掘將下去，卻是瓦瓶一個，口子已打缺了，露出雪白銀子。當下喜不自勝，依舊將土掩了，到夜深收拾回家，約有百兩多重。因想：「這銀子不是別人遺下，自然是他夫妻積積起來的；今日皇天見我將他父子各得了結，故將銀子與我。可見得做好事的人，天地原不虧負他的。」正是：

利人自利皆天理，一飯猶能報子孫。

何況撫孤存厚道，掩埋骸骨重施恩。

且說柳寡婦將這孩子好生撫養，乳名阿寄。到了六七歲，便送在義館中讀書，取個學名叫做柳俊，讀書甚是聰明。到得十來歲上，相貌竟長得十分秀美，性情比常人大不相同。又有一身力氣，讀書回來便在家挑水打柴，重難生活，他竟去做；柳寡婦見他年小，唯恐做壞了，每每阻他，豈知這小子竟不在他心上。柳寡婦歡喜愛他，自不必說。閒常時，便把他父母姓名、病亡原故、自己如何收養的始末，備說與他。這小子方得知這寡婦不是親娘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父母既亡，墳墓何在？」寡婦道：「菜地上便是你父母墳墓。」阿寄到墓前拜了四拜，道：「生我十年，方知父母！」又對著寡婦拜謝道：「若非親娘撫養，怎得成人？父母又承殮殮，此德粉身難報！」以後侍奉倍加孝敬。

不料一日寡婦病故，阿寄盡哀殮葬，也就在菜地上埋了。起初有寡婦照管，還無人來引誘；如今寡婦死了，便有一班無藉遊手之徒，見他生得標緻，便騙他去吃酒吃食。大凡人心，好逸惡勞，群聚終日閒談，上店現成酒菜，豈不安逸快活？若去鋤田種地，奔走生意行中，自然勞苦。這阿寄雖是性情出人頭地，見識比常人不同，無奈年紀小，涉世未深，惡勞好逸心腸又是盡人同具，見眾人知甘識苦，推心置腹，只道情誼厚重，一邊互相愛慕，便不知不覺墜入黨類，把一個小小家私，弄得精光無剩。眾人見他手裡沒有錢了，竟私下把來賣在戲班中學戲。阿寄到此時也無可奈何，原是聰明人，一學就會，做了一腳小生。

其年丁少師在朝，這一班戲中子弟都到少師府中承應。少師見小生生得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手足如綿，肌膚似雪，在戲班中搢搢出群，視他人猶如塵土。丁少師道：「此子相貌不凡，後來決有好處。倡優下賤，豈可埋沒終身？」便賞班頭五十兩銀子，將此子收在府中，更名湘煙——是取那「洛浦巫峰，雲雨煙波」之意。

丁少師有心提拔，見他原識字會寫，便叫他讀書。常言道：「有一分之貌，必有一分之才。」這湘煙外貌既然標緻，內學果是聰明，義理了然，為文亦善。又因生得一身膂力，足舉千鈞，少師門下有許多親隨衛護健兒，都是弓馬熟爛，武藝出眾，湘煙便與他們講解學習，便得通曉，真個射箭有百步穿楊之技，騎馬有挾山超海之能。年紀漸長，志識更加，深悔已前隨波逐流，從後便盡修謹自愛。

時年已二十，長得身軀偉岸，容色耀人。更有一樁好處：生得一雙好眼睛——不是單說他秀媚的好處，是說他能識人的善惡。看過主人相交的一班朋友，總是輕薄之徒，間有一二雅飭循循，不過讀書種子；獨見了凌駕山，便道：「這位相公，真是賢豪磊落之人，個個風流之士，奮跡顯庸，又不在話下了。看他存心待物，謹厚溫和，以我主比並，不啻天壤。」遂有心棄此投彼，爭奈難於舉動。每見凌駕山來時，必依依左右，分外懇懇。駕山甚愛他伶俐情深，不言神合，溫存謹飭，觸目心憐。

這日駕山在他家，丁孟明奪書之時，湘煙適出來換茶，見了光景，聽了說話，已知就裡，心下替駕山暗驚，想道：「我家主立心險惡，雖是至親，倘有嫌隙，必設計暗害；凌相公卻不知事，破他惡跡，後來必有害他之處。須牢記在心，若有風聲，疾忙去報他便了。」籌劃已定，乃留心體察不題。

且說丁孟明見凌駕山看了他的私書，自知底裡，當夜惱恨不已。到明日，輾轉思量，愈加忿怒，道：「我怎一時失錯，忘記收藏，卻被這小狗才偷看，露我形跡。倘或向人傳說，將如之何？」忽然拍案大叫道：「差了，差了！昨日該應留他吃酒，灌醉了他，引他到密室中，打他一個半死，逼他寫了入伙文書，有了執憑，便不怕他漏泄。怎麼放了他去，自惹煩惱？」一會兒怒氣沖天，又一想道：「賴錄書中曾說新收巫仙甚有智謀，何不叫來計議？」便差一心腹，駕著小船，到賴錄窩頓所在未叫巫仙。賴錄便疾忙打發巫仙上小船，吩咐道：「相公今日喚你，必是因我稱贊你有機謀，故此來叫你商議恁事，可小心答應。」巫仙道：「理會得。」便上了小船，到丁家來。

引進私室，丁孟明正朝外一坐，呆頭思想，巫仙不敢擅進。心腹先去報知，然後巫仙進去，納頭便拜。丁孟明用手攙起來道：「你就是巫仙麼？」巫仙道：「小人正是。」孟明又問：「你家世是什麼出身？」原來巫仙是個破落戶，只因小偷，被人趕逐，故此投入大伙。今見問及，假言是個訟師。孟明笑道：「若是訟師，這謀劃裡邊極妙的了。」巫仙道：「不敢。」孟明叫他坐下，巫仙欠身道：「相公在上，小人怎敢放肆？」孟明道：「你今初來，且在內室裡，無人看見，你且權坐了，我有話細講。」巫仙道：「既相公吩咐，小人權且依命。」乃移一張凳兒，直到下面靠側，略沾凳角兒坐下，道：「小人久聞相公大名，意欲奉侍左右，奈無門可入；前日幸蒙賴大叔收用，本該即日恭謁，只因未效小勞，又無進見之禮，故不曾趨見。不期今日相公有命遠召，方得拜識。不知相公有何吩咐？」孟明道：「我有一事，不能委決，故叫你來商議。」便把凌駕山看書之事，思欲害他的話說了一遍。

巫仙低頭一想，道：「這個不難。」因四顧無人，說道：「小人曾聞賴叔說，相公有別業在瓜洲地方，這凌某見了書信，他也自然不安，相公且停了兩日，等他也不提防了，然後差人去請他往瓜洲莊上遊玩。先叫賴大叔的船來伺候，席散後，便下賴叔的船，一徑搖入江中，逼他入伙，這就饒他；不然，只消一根草繩、一塊大石，將他綁了，沉之江底，且等他家來要人，再作計較。料來他怕死，自然入伙，這是極妙上策。相公尊意如何？」孟明拍手大喜，道：「正合我意。」便叫備酒與巫仙賞功。巫仙備盡醜態，極其奉承。孟明歡喜道：「我今得你，猶如曹操遇文若，真吾之子房也。此計若成，自當重用。」

只因這暗算，有分教：門外無人，自謂凶狼須狽附；隔牆有耳，好知良鳥擇枝棲。知果害得凌駕山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郝龍兇惡，珮珩報仇，都屬常有之事，獨移到羅利身上，才是神明弄巧。